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3730
6 January 198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57(1979) 和461(1979)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1. 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最初发生危机以来，我在若干场合上表示愿意亲自访问伊朗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致宗教领袖霍梅尼的信中，我明确地再次表示这个意愿。 十二月三十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曼苏尔·法汉先生向我转达了伊朗外交部长萨戴格·戈特布扎德先生的一封信，其中表示伊朗政府已接受我的要求。

2. 鉴于当时紧张的局势以及鉴于迫切需要早日与伊朗当局进行直接接触，我决定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离开纽约，在巴黎住了一晚后，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到达德黑兰。

3. 当我于一月一日下午四时到达时，外交部长戈特布扎德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迎接和欢迎我。 在机场进行初次交换意见后，我乘车进入市区。 当天的其余时间都用在与驻德黑兰外交团体的一些成员进行接触。

4.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在外交部与戈特布扎德先生开始进行讨论。 讨论为时三个小时。 我们就危机的情况广泛交换了意见，其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

5. 外交部长对我详细解释了伊朗政府的立场，并一再强调伊朗人民对前政权和该政权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所表示的怨忿。 外交部长还说，他们不了解世界社会为什么对伊朗人民在一九七三年穆罕默德·摩萨台总理的合法政府被推翻后所遭受的苦难能够不闻不问。 在这方面，他说，必须参照过去二十五年美伊两国关系的历史来看待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拘禁大使馆人员的行动。 戈特布扎德先生说，联合国已成为大国促进其本身利益的工具。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57(1979)
和461(1979)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1. 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最初发生危机以来,我在若干场合上表示愿意亲自访问伊朗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致宗教领袖霍梅尼的信中,我明确地再次表示这个意愿。 十二月三十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曼苏尔·法汉先生向我转达了伊朗外交部长萨戴格·戈特布扎德先生的一封信,其中表示伊朗政府已接受我的要求。

2. 鉴于当时紧张的局势以及鉴于迫切需要早日与伊朗当局进行直接接触,我决定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离开纽约,在巴黎住了一晚后,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到达德黑兰。

3. 当我于一月一日下午四时到达时,外交部长戈特布扎德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迎接和欢迎我。 在机场进行初次交换意见后,我乘车进入市区。 当天的其余时间都用在与驻德黑兰外交团体的一些成员进行接触。

4.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在外交部与戈特布扎德先生开始进行讨论。 讨论为时三个小时。 我们就危机的情况广泛交换了意见,其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

5. 外交部长对我详细解释了伊朗政府的立场,并一再强调伊朗人民对前政权和该政权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所表示的怨忿。 外交部长还说,他们不了解世界社会为什么对伊朗人民在一九七三年穆罕默德·摩萨台总理的合法政府被推翻后所遭受的苦难能够不闻不问。 在这方面,他说,必须参照过去二十五年美伊两国关系的历史来看待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拘禁大使馆人员的行动。 戈特布扎德先生说,联合国已成为大国促进其本身利益的工具。

6. 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我借此访问,能有机会更加了解伊朗人民所受的苦难。为此目的,他建议我访问被秘密警察迫害的伤残者的康复中心。他还提到我可参观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陵园。

7. 我向外交部长解释了联合国的立场,并提到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我着重指出,拘禁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外交人员严重违反了国际惯例和国际法。我说国际社会不接受这种行为并且一再要求立即释放人质。我提到释放人质符合国际社会的愿望、有助于大家知道伊朗的怨愤,并且可以使伊朗和美国关系恢复正常。我还向外交部长解释联合国自从一九四五年以后因为出现了大约一百个新兴独立国家而产生的变化,以及中小国家如何在本世界组织的决策程序上发挥关键作用。我还强调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促成国际合作,以增进并激励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而且有关侵犯人权的一切实质性指控都向有关的政府提出了——正如在伊朗前政权统治期间所收到的指控一样。

8. 我指出,如果伊朗人民觉得把美国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已促使伊朗人民的怨恨得到广泛注意,那么他们再继续非法拘禁美国外交人员,就会连这个目的也达不到。而且正好相反,如果最近将来不能找到解决办法的话,就可能引起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和导致不利于伊朗的经济的措施。在这方面,我曾提到过安全理事会新近通过的第461(1979)号决议。戈特布扎德先生说这些措施没有用处,因为伊朗甚至能在这种禁运下生存。任何压力或强制行动只会引起伊朗人民的更大抵抗。他还说,虽然侵犯外交人员和房舍的豁免权可能是违反国际法的,但是国际法同样不容许这些人员从事干预受援国内政的行为。我答称如果这种干预被侦知,则公认的惯例是宣布这些有关人员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他们逐出该国。

9. 我不但一再强调表示需要一种和平解决办法而且指出联合国成员对继续僵持的局面表示不安,并指出迫切需要伊朗方面作出某种姿态表示它有兴趣商谈和平解决办法。在这方面释放人质最为重要。戈特布扎德先生答称伊朗对于这一解决办法仍有兴趣,不过它希望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伊朗人民对以前政权及其严重侵犯

人权的怨恨。所以，除了引渡前伊朗国王的要求不变之外，必须进行某种国际调查才能适当地将这个问题考虑在内。他还强调迫切需要前伊朗国王非法携出该国的资产归还伊朗。

10. 我在一月三日早晨与外交部长举行了另一次会议，在那个会议上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并谈到可能有助于和平解决目前危机的各种办法，包括早日释放人质。在这方面，我们谈到，在较早接触中已探讨过的关于设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想法。这个委员会将对关于前伊朗政权之下严重侵犯人权及其非法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它的报告将提交联合国有关机构，以便采取适当行动。我说，释放人质一事必须在调查委员会设立以前进行或至少必须在该委员会设立之时进行。可是，外交部长说释放人质将为这一办法的后果之一。

11. 一月三日早上，我与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举行了两小时的会谈。在由宗教领导人穆罕默德·贝赫什蒂担任主席的这次会议期间，我们讨论了同样的问题。革命委员会成员对我访问伊朗的决定表示感谢，不过实质上则重申已由外交部长传达给我的伊朗当局的立场。革命委员会还指出它赞成设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构想，希望联合国各有关机构会采取适当行动以便导致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危机的办法。我在回答时告诉革命委员会成员，我会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我在德黑兰的讨论经过，并且会让伊朗外交部长知道进一步的发展。

12. 在我停留在德黑兰期间，我一再要求访问被拘禁在美国大使馆内的人质和会见拘留他们的学生。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无法实现。

结论

13. 尽管在我访问德黑兰期间，该国特殊的权力结构使我遭迂到许多困难，可是我认为这次访问是有益的，它帮助我更好地了解目前这个危机的许多方面。我虽没有见到宗教领袖霍梅尼，我同外交部长和革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的广泛交谈，使我对伊朗领导人的立场有更清楚的认识。在目前来说，对于国际社会关于立即释放人质的呼吁，他们是不会响应的，因为他们继续将这个问题同引渡前伊朗国王和归还前伊朗国王据说非法拿走的财产连在一起。同时，他们表示支持设立上面第10段所提到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的看法。

14. 我充分意识到本报告并没有为这个极其微妙和复杂的问题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但是本报告中有一些想法可用作安理会进一步审议目前这个危机的一个基础。
